

第一部

玉
手



楔子

烛影推风



高烛独照，烛影轻摇。室内一老一少，正端坐几之两方对弈，在子夜里一攻一守，一守一攻。

他们弈棋时很专注，白眉黑眉俱下沉又上扬；两人也在说着话，说话的声音很低。

只听得那老的一声喟叹：“无情，你的棋艺又有精进了。”

那少年静默一阵，然后道：“世叔若下杀着，半盏茶时分我必败北。”

那老人笑了笑，道：“无情，你才不过二十出头，但心思慎密，已逾四十之龄。不过，你自己倒要控制得恰到好处，否则年少老成，痛苦自寻。”

那少年毕恭毕敬地道：“弟子不是着意执迷，而是勘不破。”

那老者垂眉笑道：“你杀孽重，自然勘不破。”

忽然间，窗棂破裂，木条震飞，三名黑衣精悍的汉子同时掠了进来，分三个方向把这一老一少两人包围。

冷冷的月光洒进来，少年一抬眼，锐气暴射，又垂目道：“如何消弭杀孽，勘得破红尘？”

那老者连目也没抬，静静地道：“何须消弭杀劫？不必勘破红尘！”

那三名黑衣人掠了进来，杀气顿盛，本来稳稳地站在那里，但见二人根本没有把他们放在眼内，早已沉不住气，其中一名暴喝道：“你是诸葛先生？”

那老者叹了口气，拾起一粒白子，下子一着，道：“该杀的，还是要杀的。”

那少年白衣微微一动，薄如剑身的唇紧紧一抿道：“是！”

那发话的大汉忍无可忍，怒叱道：“我不管你是谁，枉死城中，可别怪我！”唰然出刀，刀风虎虎，直劈老者的后脑，这一刀劈出，攻七分守三分，遇危时有五记变招，不敌时可以前封而后退。这一出手，便知其人在江湖上必是成名刀客。

老者还是没有动，眼看刀就要劈中老者的后颈时，那白衣少年一

剔眉毛 杀气大盛 袖一扬 白光一闪 这黑衣人惨叫一声 叫声未断，人已毙命。

白衣少年仿佛连动都没有动，仍端坐在几旁。

黑衣人横尸地上，咽喉多了一枝蓝光闪闪的精钢白骨追魂钉。

其余两名黑衣人大惊失色，互觑一眼，一人反手拔出九节蜈蚣鞭，一人倒抽出一口缅甸刀，一左一右，左击老者，右攻少年。

那少年冷冷地道：“对诸葛先生无礼者死！”

九节蜈蚣鞭已向诸葛先生迎头盖下，那少年一说完，忽然全身一震，又是白光一闪！

那使九节蜈蚣鞭的对付的虽是诸葛先生，但眼见那少年一出手便毙了自己的伙伴，所以注意力乃集中在少年身上。

那少年一震，使九节蜈蚣鞭的大汉立时化攻为守，但意念甫生，白光已至，胸前一痛，垂目一望，一支钢镖已深深嵌入胸中。

这大汉惨叫道：“你……你是……你是无情？”

那少年仍在烛火摇晃中注视棋盘，诸葛先生回头叹道：“他一向杀人无情！”

大汉仰天而倒，另一名使缅甸刀的大汉，那一刀早砍不下去了，左右一望，倒飞向窗逃去。

诸葛先生长叹道：“回来。”

他说“回”字的时候 人仍在几旁 说“来”的时候 人已在窗前 那使缅甸刀的大汉几乎撞上了他！

使缅甸刀的大汉惊慌失措，匆忙中一刀横劈，情急拼命，势不可挡！

但这一刀使到半途，忽然断成三截，是给诸葛先生食中二指夹断的，一夹一断，一连夹了三次，刀断了三截，而这一刀才使到中途。

诸葛先生微笑道：“徐州快刀曹敬雄？”

这大汉情知逃也没用，长叹一声，弃刀恨声道：“你管我是谁 要杀要缚随你便！”

诸葛先生轻轻用手拍拍他的肩膀，笑道：“回去告诉你们的魔姑，要诸葛的人头请她自己来取，叫人送死则是免了，否则老夫自会遣人

找她。”

那曹敬雄眼睛骨溜溜地转，不知如何是好。诸葛先生道：“去吧！”伸手一推，曹敬雄立时飞跌出窗外，好一会儿才听见他爬起身来，再呆半晌才飞奔远去。

白衣少年无情静静聆听那曹敬雄落荒而逃的声音，好一会儿，忽然道：“我去追踪。”

诸葛先生摇头笑道：“曹敬雄显然直属于‘魔姑’的部下，‘魔姑’的‘四方巡使’不会让人跟踪他回去的。”

无情“哦”了一声，道：“那么，只怕曹敬雄很快便回来了。”

诸葛先生叹了一口气。

忽然外面传来一阵巨飙般的声音，急划过静夜，红影一掠而过窗前，诸葛先生蓦然一低头，一枚飞椎击空而打入墙内，墙碎裂，轰然巨响。

椎尾连有一根钢丝，钢丝一抽，飞椎倒飞窗外，红影已不见，砰地跌入一个人，黑夜又立时恢复了平静。

只听诸葛先生淡淡地一笑道：“来的是‘东方红衣巡使、幽魂索魄椎’臧其克。”

无情双手一按桌面，借势欲起，诸葛先生道：“不必追杀，这件事我迟早都要交给你办。”

无情望向跌落在地上的人，腹中被击中一椎，血肉模糊，死状奇惨，正是曹敬雄。

无情冷笑道：“这‘魔姑’对自己手下也恁地狠毒！”

诸葛先生道：“这‘魔姑’向来身份莫测。‘四大天魔’中，有谓‘姑头仙神’。‘魔神’淳于洋虽雄霸天下，论武功却不如‘魔仙’雷小屈；‘魔仙’虽强，却强不过‘魔头’薛狐悲，而‘魔姑’据说比他们三人更强，而且还会施展狐媚之术，使这三大高手都服服贴贴，为她做事。而‘魔姑’是谁，只知道是年逾半百的女子外，其余的就不得而知了……跟她交过手的人，无一能够活命，死状奇惨……”

无情道：“那她为何要杀世叔您？”

诸葛先生笑道：“我是京城里‘四大名捕’的‘世叔’，她不杀我可要杀谁？”

无情道：“若她亲自来杀您，是自取灭亡。”

诸葛先生道：“非也，今晚来的‘三刺客’，是她声东击西之策，因为她目前正在‘武林四大名家’之‘北城’处干那伤天害理的事。”

无情剑眉一扬道：“什么事？”

诸葛先生道：“制造‘药人’。”

诸葛先生又道：“不错。这‘魔姑’不但武功诡异，而且是东海劫余门那一脉门人，擅于用毒，最可怕的是她可用毒物来迷失人之本性，使其失去意志，为她所奴役，忠心不二，活着还不如死去，只听命于‘魔姑’一人，是为‘药人’。”

无情冷声道：“她敢打‘北城’的主意！”

诸葛先生道：“她还打算集手下魔徒们攻陷‘北城’后，制造‘北城’的药人，再攻打‘四大世家’之‘东堡’、‘南寨’及‘西镇’，非赶尽杀绝不可。”

无情道：“她与‘武林四大世家’有何宿怨？”

诸葛先生道：“十年前此‘魔姑’已为患天下，‘武林四大世家’的南寨主、西镇主、北城主合力围剿‘魔姑’，使其重伤，终被逃去。十年后的今日，‘魔姑’自然是非雪此仇不可了。十年前‘北城’老城主伤她最重，而今她第一个便是找老城主之子报仇。”

无情道：“‘北城’新任城主周白宇，内外兼修，剑法奇精，虽年轻，但亦绝不易惹啊！何况还有‘东堡’、‘西镇’、‘南寨’的人，四家联手合击，只怕‘魔姑’、‘魔头’、‘魔仙’、‘魔神’也讨不了好。”

诸葛先生道：“这四大魔王此番出道，扬言要四大魔王取代四大世家，自有一番周详策略。目下‘西镇’、‘南寨’两家人马正在陕西一带遇上天大麻烦，自顾不暇，‘东堡’堡主‘金刀无敌’黄天星亦已派出堡中高手赴援，而他自己将会亲赴‘北城’营救。这四大魔王是算准四大世家各遇奇难，无法联合才出击‘北城’的。”

无情道：“那么，‘魔姑’今晚来搏杀我们，为的是要我们以为她在

京城 刻意迎御 而不往‘北城’营救？”

诸葛先生道：“不错 她深知我们必会派人援救‘北城’的。而且这‘四大天魔’作恶多端 专持劫精壮男子以供她药人之用 这件案子 你我职责所在 也非管不可……她今晚等于是告诉我们 她的人，已潜伏在京城 而皇上这几天之内就要出巡 她可以随时命人对皇上不利，这样以牵制我出动之念，使我得随时留在紫禁城，保护皇上——”

无情冷笑道：“难道她忘了您座下的四大弟子吗？”

诸葛先生道：“她倒是不会忘记 可是目前冷血、追命、铁手皆已远赴陕西 卷入‘西镇’、‘南寨’的漩涡 你虽是我座下最有名的高手，可是行动不便……”

无情道：“别人不知我 世叔定必知晓 我这一双腿虽已废了 可是追缉侦查 向未有负重任。”

诸葛先生道：“不错 我告诉你这些 就是想派你去这一趟。不过这一行十分凶险 你腿虽废但轻功佳 浸淫于暗器而疏于学武 这对敌人来说 以为你腿不便而不知你轻功如此之高 自是防不胜防。但你内力全无 这点也是人所皆知 所以你那最后致人于命的一招 尽可能在万不得已时才使用。你的深谋远虑，冷血等亦不能与你相较，只是未能真个无情 又不能洒然忘情 难免身受其苦。”

无情垂首道：“多谢世叔教诲。既是时机紧逼 我这就出发。”

诸葛先生道：“你若从京道人川 必会在陕西一带 遇着‘东堡’黄天星等人 随他同行的 还有‘逢打必败’邝无极，‘飞仙’姬摇花，‘小天山燕’戚红菊等人……”

无情的眼睛不禁也有了笑意，“‘逢打必败’邝无极 这人据说武功不弱 是‘东堡’的护堡高手 勇气十分 胆识过人 忠心耿耿 只是打运不佳 每次都遇上武功比他更高的人 但对方也杀他不死 总是给他逃得性命。他武功越高 遇到的对手偏偏也是武功更高 所以打一次败一次 听说出道以来 已败过一百二十四次 难得的是他虽屡战屡败 但毫不气馁 而且也从 not 找一些武功远不如他的人挑战……”

后来也人人敬重他，打败了他之后，总是不忍杀他，白道中人敬他义勇，黑道中人敬他不怕死……可是素来重男轻女的‘大猛龙、金刀无敌’黄天星怎么会跟姬摇花、戚红菊等在一起呢？”

诸葛先生道：“姬摇花的两个同门师弟 据说给‘魔姑’等抓去当药人了 戚红菊的兄长‘千里一点痕’戚三功 也中了‘魔姑’的道儿，横尸雪地 戚红菊正要找‘魔姑’算账 你知道姬摇花的那一张嘴 黄天星是鲁直君子 又怎说得过她！”

无情道：“我明天就出发，想必能在三天内于陕西道上会合黄老堡主等人。”

诸葛先生忽然脸色一沉道：“又来 这家伙一直在监视我们。”话未说完，外面的寒夜风声中，忽然东面响起一道尽盖过其他风声的巨飙 刹那间已至窗前，“地”一物自西窗飞打而入。

诸葛先生飞身而起，飞椎自足底擦过 轰然钉入墙内。

椎打入墙 索链抖直 诸葛先生足尖踏链 竟随链飞泻向窗外去。。

那人一击不中 立时收椎 椎虽收 诸葛先生已至 那人蓦然见诸葛先生已在身前 大惊！

诸葛先生一抓 那人弃椎急退，“嘶”的一声 诸葛先生在月色下，手上抓着一片红布 雪衣飘飘 而那红衣人已闪没在夜色中。

诸葛先生傲然立了一会儿，一翻身“细胸巧穿云”毫无声息的已落入房中。

房中无一人 烛光亮照 墙上有几行墨迹未干的字：

魔姑手下，
二度截杀；
挫其锋锐，
先灭巡使！

诸葛先生在烛光中略有所思，微笑而喃喃道：“无情，你要西往‘北城’ 自然少不免一番恶斗 杀了‘幽魂索魄椎’ 去一大敌 自是甚

好。臧其克双椎成名 我已夺其一椎 尚有一椎也非等闲 你自小患有哮喘症 久战不支 希望这次西战群魔 平安就好 否则又叫我心怎生得安？”

“幽魂索魄椎”臧其克出道二十五年 跟随“魔姑”整整一十七年，手上杀戮无数，但在一招间被夺去成名双椎之一，今晚尚是第一次。

他犹自心寒。因为他牢记得，诸葛先生随椎而出时，那一种英华 那一股神采 他是断不敢攫其锋锐的 若不是当机立断 撒椎得快 他就断断躲不过那一抓。

可是更令他心寒的是 以他“东方巡使”向以昼没夜行称着的轻功 而今竟给人牢牢地钉上了。而且来人轻功又高又怪 仿佛是一飞行的物体 急追半晌后又下沉 在地上一踮又飘在半空。浮沉起落直追而来。

臧其克是听见几乎半里外有轻轻按地声，不断响起，始不在意，但这声音竟渐渐近了 离自己不过百丈 难道是那在诸葛先生房中的无腿少年？

臧其克几乎不敢相信 那少年脸色那么苍白 人那么瘦 连腿也没生完全 竟能靠一双手之力 追上了自己？

臧其克心中一动 他听说诸葛先生座下四大高手 有一名就叫做“无情”容貌与传说正吻合。

臧其克忽然停步，嘴边带了个恶毒的微笑，既然杀不了诸葛先生 先杀无情 也好向“魔姑”复命。

何况他最不喜欢被人跟踪的。

*** 烛影椎风 ***

无情的身形忽然在夜色里、寒风中冻结。

因为他忽然失去了臧其克的踪影——那尖锐的、急促的、狂飙般的风声 已不可闻。

无情略一犹豫 双手向地一拍 三起三落间 又飞行数十丈 然后第二度僵住。

因为他发觉杀气侵衣、侵肤 简直要侵入骨子里去了。

“幽魂索魄椎”臧其克生平杀人无数，虽未出手，但似无情这等
人，早已感觉得出杀气来

无情停顿，只见这是一片旷野，他的东南西北四面各有几棵树，
月色自树叶间，冷冷洒下来。

臧其克必定就在其中一棵树上，待机欲动，且一击必杀！

可是无情不知道对手在哪一方向的树上、哪一棵树上、哪一枝桠
上！

万一判断错误，他自知仅凭他的轻功，未必能躲得过那夺命的一
椎！

但臧其克是“魔姑”手下“四大巡使”之一，若他连臧其克也制不
住，更遑论要与“魔姑”决一胜负了。

无情惟有等待。等待那致命的一击来临前，先予截杀！

臧其克冷眼看着无情以双手一按一拍地迫近，他惊讶的是：居然
有人废了双腿，轻功仍那么好！江湖中人知道无情年少多谋，暗器无
双，而且善布制机关，他坐的轿子，如非一流高手，根本靠不近一丈
内，就算他贴身的四童，也武功奇精。

只是他从未听说过，无情的轻功也这么好。

他暗暗为无情惋惜，因为他将要脱手的这一椎，就立即要了这少
年的命！

他已经从无情的身法中看得出来，无情虽轻功不错，但内力不
足，功力浅薄，断断接不下他这一椎的！

更何况他在暗处，敌方在明，只要椎先发，无情便躲不及！

无情毕竟不是武林泰斗诸葛先生。

臧其克暗蓄功力，准备在无情下一次跃起之前，一椎必杀。

他只有这一椎，另一椎已被诸葛先生一招夺去。

就在这一触即发的刹那，无情忽然停滞下来，全身每一寸每一分
都是防卫。

这一停，就再也没动过；仿佛全身已融在月色中，再也化不开
般。

难道，难道这少年已知道他隐身此处不成？

臧其克暗中捏了把汗，他平生对手无数，竟从未有一人，像无情给他的威胁这么大！

究竟他是猎人，还是无情才是猎人？

究竟谁是猎物？

*** 烛影椎风 ***

无情没有抬头，但耳朵在听，十丈以内的一叶落声，他都可以听得见，偏偏听不见臧其克的呼息声。

而他自己的呼息却慢慢急速了，紧张对一个功力不深的人来说，是最大的压力。

可是无情的外表很冷静，月色西垂，已过四更，无情知道不能枯候下去。他在明处，而敌手在暗处，除非他使敌手也在明处。

敌手当然不会自动地走出来，但只要他发出任何声响，无情便能确定他在哪里了。

无情忽然冷冷地道：“幽魂索魄椎”名动江湖，今晚我只见其幽魂本色，不见其索魄本事！”

旷野无声，连一片叶子也未曾落下。无情冷冷道：“魔姑”座下的“四大巡使”也不过如此，我看“魔姑”也不过虚有其名罢了。树无声，冷月斜照。

无情继续道：“不过我看南方、西方、北方巡使，不至于像这位东方巡使那么畏首藏尾，只怕丢人现眼了。”

依旧是一无声息，无情额上有微汗。

无情笑道：“臧其克，你既然没有胆量，少爷我可要走了。”

乍然急风陡起！

*** 烛影椎风 ***

急风来自东面三棵大树中央的一棵上，不起则已，一起破空划出，尖锐、急迅、势不可挡，正是夺命飞椎！

无情本面向西南，风甫起，他的手已向东面急挥！

手一挥出，脸已向东，只见飞椎破空而来，他真的避不了。

可是他手挥出的同时，白光一闪！跟着惨呼响起，飞椎中途软落，离无情身前不过尺半。

‘扑’地一人自树上跌下，一身红衣，但胸前更红，血红！

一尺长的利刃，薄而细，完全没入臧其克的胸口！

只有这么长的刀，才能即时击溃臧其克的功力。

臧其克倒下，充满不信与绝望他在地 上勉力抬目，只见白衣少年无情冷然地贴近他，把飞椎轻轻放在他身侧，问道：“你有什么话要说？”

臧其克痛苦地望望胸前的刀，无情会意，拔出利刃，鲜血飞喷，只听臧其克嘶声道：“‘魔姑’会为我报仇的——”

无情淡淡地点了一点头；臧其克的嘶声在寒夜中断。无情仰望长空，他知道有更遥远更艰难的路要走。

第一回
战魔神



陕西道上 烈日当空。。一列行人 在小道上艰辛地走着，一共是十六匹快马。。

首先的一匹马上坐着的是一名虬髯大汉 手持一面大旗 大旗上绣有一条金龙 龙爪上抓着一柄大刀 刀上刻有“黄”字 正是“东堡”撼天堡堡主黄天星的旗帜。

这大旗之后有两个人，各据一匹高大神骏的马，左边的人年已花甲 但神采凛然 白髯如戟 不怒自威 右边的人短小精悍 肌贵如铁，虬髯满脸，目不斜视，右手则持着一枝丈八长戟，看来怕有五十斤以上。

左边的这人正是“大猛龙、金刀无敌”黄天星 右边的是“东堡”副堡主“逢打必败”邝无极。

青童背后有两个人，两位妇人，衣饰一红一黄，极是夺目。右边的人 身着淡黄劲衣 目光流盼 风情而不妖冶 举手投足间俱有三分娇美，五分慵懒，二分妩媚与一分英挺。左边的妇人，比右边的妇人还要年轻一些，约莫二十六岁，一身红衣劲装，剑眉紧蹙 薄唇紧抿，鬓上一朵披孝用的白花，有一种淡薄如冰霜的杀气，后面有四名红衣女子 背负长剑 紧随其后。

右边的妇人正是江湖上人称神出鬼没但美若天仙的“飞仙”姬摇花，左边的却是使武林中人又爱又畏的“小天山燕”戚红菊。

除先行的壮丁及青童 与黄天星、邝无极 姬摇花、戚红菊与四名侍女外 后面还有六名黄衣大汉 各配带不同的兵器 精壮勇悍 骑在马上 英武生风。正是“东堡”的六名护院高手：“过关刀”尤疾；“钱塘蛟龙”游敬堂；“暗器漫天”姚一江；“过山步”马六甲；“雷电锤”李开山；“碎碑手”鲁万乘。

这一行十六人，出现于西川道上之右栈道，经大散关，再至褒城，绕剑门 出凤翔 入留坝县 紫柏山上 便是“北城”舞阳城了。

“东堡”撼天堡与“北城”舞阳城是三代世交 而今“北城”有难，“东堡”自是全力出动赶赴救援。

宝鸡镇在望。“逢打必败”邝无极抹了把汗 骂道：“妈拉巴子 这

种天气硬是要命 日寒夜冻的 护那圣僧三藏赴西天之行也不曾这样熬炼法！”

黄天星年纪虽老 但精力充沛 朗声笑道：“这种天气 还难不倒咱哥儿俩 记得咱们曾赴黑龙江混过 西藏盆谷熬过 还不是活生生地把敌人的首级带了回来！”

后面的青童忽然小声叫道：“老爷 老爷。”

黄天星兴致方高 好不耐烦地应道：“什么事？”

青童悄声道：“您老人家当然不累 可是后面的六位姐儿们……她们可没老爷的功力呀！”

黄天星愣了一愣 才叹道：“真麻烦 真麻烦 跟娘儿们一道走 总是麻烦得紧！”

邝无极道：“不如到了宝鸡镇 就打发她们走。”

黄天星摇首道：“打发她们 二弟 不容易哪 这两个娘儿们的嘴 可尖厉得很 一个说我不够江湖道义 一个说我瞧不起巾帼英雄，这个罪名 我可担待不起！”

忽然一阵蹄声，只见姬摇花与戚红菊双双策马奔近，姬摇花笑道：“黄老英雄 怎么啦 大热天 你老嘀咕些什么？”

黄天星勉强地说道：“没什么 没什么。”

戚红菊冷冷地道：“我们不必休息 只要黄堡主主张赶路 我们就赶路 我们累不着别人的麻烦。”

邝无极笑逐颜开地道：“这样最好 这样最好。”

戚红菊冷冷地瞪他一眼，便与姬摇花落到后面去了。

邝无极满不是味道 向黄天星道：“大哥 这女人可不近人情得很。”

黄天星道：“老二 这戚红菊的兄长‘千里一点痕’ 戚三功在三个月前死于‘魔姑’之手 听说拿去制药人去了 七天前她的丈夫‘凌霄飞刀手’ 巫赐雄也惨死于‘魔姑’手下 她与巫赐雄的感情虽坏透了，但毕竟他们是结发夫妻啊 心情坏是难免的——咱们少惹她。”

邝无极正想说话，忽然破空急啸，一物直射黄天星。

黄天星翻手按住，座下白骑长嘶倒退，黄天星却在鞍上纹丝不动。

邝无极反手抄起丈八长戟，飞上小丘，怒叱一声，宛若焦雷：“滚出来！”

姬摇花与戚红菊皆双双策骑到了黄天星身侧，只见黄天星脸色凝重的招招手，邝无极立即下来，黄天星手上夹着一支箭，箭头摊着一张皱纸，纸上书有血字！

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一入宝鸡
永不超生

且名“淳于”二字，旁边又有四道闪电的构图。姬摇花变色道：“是‘魔神’淳于洋！”

戚红菊冷冷地道：“还有他身边的四大护卫‘行雷闪电、四大恶神’！”

邝无极忍不住道：“两位若是害怕，现在折回去还来得及，我请马护院、鲁护院相送。”

戚红菊冷冷地盯住他，道：“邝副堡主，希望你以后莫要说这种话，否则，恕戚红菊要先与你较量一场！”

邝无极心中也有气，仰天长笑道：“我是为你好！好！如果要打架，我邝无极怕过谁来！”

黄天星沉声道：“大敌当前，两位还要自扰人心，是跟我黄天星过不去么！”

姬摇花柔声道：“‘魔神’虽是‘四大天魔’中武功较弱的，但其力大能开碑碎石，其武功深不可测，他手下‘四大恶神’也是不弱，现下黄老英雄有何打算？”

黄天星道：“打算，我们今晚就在宝鸡镇住下来，以逸待劳，结

网捕鱼 反正迟早都有一战 不如先在此逐个击破！”

战魔种

“东堡”饮誉江湖 名列“武林四大世家”之首 自然是名下虚传，走惯江湖。他们在镇中最大的一家客栈住下来，人未进店，已把店中前后左右的情势打量得一清二楚，人未入房，全店自掌柜到伙计及至房客 俱已有了个关照 行李尚未放好 各方的防卫布置已安排妥当；不管是饮食起居 都由“东堡”的人亲自监督。

这都只为了确定一件事，就算有人想在茶里下毒，也要他立时血溅五步。

黄天星早已遣人发下银子，请店中客人另投他店，并发下银子以安店家之心，万一有什么事，他们也绝不会贸然出来，免造成混乱情况。

入夜，静无声，宝鸡镇的人都习惯早睡。

这“平安客栈”里却灯火通明。衙门的公差早都闻讯来过，但知道“东堡”堡主黄天星已在此 便都没有他们插手的份了。

这小镇里的二三十名公差，只怕还拿不下“东堡”的一名护院高手，除非是请县衙门的捕快，但那最快也是三天后的事，何况黄天星饮誉江湖，镇长只望一切平安，切莫把事情闹得不可收拾就好。

减魔种

黄天星、邝无极、姬摇花、戚红菊四人同坐一桌 桌上有酒有菜，但他们却吃的很少，黄天星与邝无极正在纵论江湖沧桑史，姬摇花与戚红菊却在细细地谈、轻轻地笑。

外面天色阴暗、风雨欲来。

邝无极打开窗子 只觉风寒且陡 酒意为之一醒 招一招手 屋脊上立时冒出一人 腰插长刀 正是“过关刀”尤疾。

邝无极道：“风声？”

尤疾道：“全无。”

邝无极点了点头，尤疾又隐没在黑暗中。

邝无极回过身来 关上了窗 只觉外头风更急了。